

乳姉妹

冊

上

中國圖書公司
和記印行



新

出

小 說 海

本報月出一厚冊。都十萬言。版本小而便於取攜。文字淺而意思新穎。每期短篇小說。在十篇以上。演財色。演炎涼。立言忠厚。長篇雜著。有八種之多。錄遺聞。錄掌故。期於雅馴。雖有碧鷄黃馬之談。要使婦孺可解。竊取香草美人之意。期於思想無邪。洵公餘遣興之良朋。亦通俗教育之利器。裝訂精美。定價低廉。猶餘事也。茲將價目列後。

每月一冊定價

大洋一角五分

預定全年十二冊定價

大洋一元五角

郵費每冊

大洋一分五釐

◎◎上海中國圖書公司發行

和記

乳姊妹上冊

第一章

一日薄暮的時候。播州飾磨里田舍道中。忽來了一乘可坐二人之人力車。車中載着一年約二十二三歲的少婦。那少婦容儀靜婉。衣飾麗都。膝上抱一三歲許女兒。肌理白皙。十分可愛。少婦時時用眼望着女兒臉上。現一種悲切不堪的氣色。女兒側邊放着個柳提包。車夫拖着車。沿道路高高下下的走去。若尋找誰何不知路徑似的。這飾磨里。本是個荒僻地方。富室絕少。里中居人。忽然見來了這樣的一個矜尙美麗的婦人。老老少少的女子。都牽衣扯袖的來看。交頭接耳的議論。車夫因就問了路徑。繞過一帶杉樹編成的圍垣。抵了一個村舍。祇見一身材短小。年約四十多歲的婦人。迎接出來。一眼望見這少婦。忙走至車前。將女兒抱下。向少婦含着一泡眼淚說道。小姐你怎的到這裏來。

了。少婦亦悲聲答道。乳母。久不見你老人家了。我於今日想寄頓這孩子。非你這裏不可。才來的。說着。下了車。這乳母抱着女兒。親了個臉。執着纖纖手腕向少婦道。好可愛呀。我於今抱着他。不知怎麼就像二十年前抱小姐的時候一樣。想就是小姐的女公子了。乳母一邊說。一邊引着少婦進屋子裏來。車夫肩着柳提包亦隨了進來。至堦前放下。少婦回頭命車夫在外等候。卽隨着乳母進房。說道我卽刻就要與這孩子離別。請給我再抱一抱。說着卽從乳母手中抱了過來。望着女兒說道。兒呀。這就是你的家了。我雖不在此。你也如大人一般的。不要哭。我就回的說罷。偎着臉兒幾乎哭了出來。乳母亦望着悽然。忙走至廚房。倒了杯茶來。說道小姐不用如此傷感。我雖不知道小姐此番來的韻末。大約是要將女公子寄在我這裏。小姐請放心。我儘盡心照撫養小姐的樣。撫養他。決不致有差失。祇是近年來小姐身上的事。我甚不明白。姑爺是何等

人。現在何處。怎生將女兒寄頓我處。須求說個明白。少婦道。寄在你處。我還有什麼不放心。但是心中總覺得與他一生就是這一回離別似的。哈哈。這雖是沒有的事。但怎的這般難得捨呢。乳母道。這不是應說這樣不吉祥話的事。小姐不說了就要回的吗。

原來這乳母名濱娘。二十年前曾在少婦家當乳傭。少婦三歲的時候。辭了出來。不久。少婦的父親眞野順藏。即因開鑛失敗。數萬家資。一朝喪盡。眞野順藏又死。少婦隨母到東京。入高等女學校。十五歲時。其母亦相繼死。少婦即成孤兒。幸由高等女學校畢業後。得自謀生活。充某小學校教師一年。時年十九。有華族出身之佐官軍人家。延當家庭教師。少婦名君江。

君江聽了乳母的話。低頭良久說道。我從我母親亡過從。總覺得世界上沒有快活的事。見女伴都嬉嬉笑笑的過日子。我總歡喜不來。將光陰冷淡無味的

一日一日送了下去。自到那佐官家。也是如此。一日我正受了那佐官太太的奚落。更覺世界上無生存的樂趣。獨自坐在一個地方隱泣。乳母你却不要笑話。不知是什麼時候。來了個少年。用那極溫和的面目望着我。羞得我什麼似的。又不好意思躲避。祇得低下頭來不作一聲。乳母這少年。他說爲訪大佐來的。在此有三個禮拜的勾留。問我因何在此悲泣。乳母你要笑我就不說。如是這少年就用種種方法安慰我。我當時心中。又覺羞愧。又覺歡喜。自那日始知世界上尚有一線樂趣。乳母點着頭道。那想就是姑爺了。君江亦點頭道。祇是他的名字。不能說給你聽。餘都可說。因我與他有嚴守祕密的條約。乳母聞言。甚是疑惑。然亦不作聲。聽君江接續說道。他的假名叫淺野海軍大尉。因暑假來大佐處。至與我如何約婚。你却不可怪我輕率。我也曾十分着想。方到教會堂行結婚式。但非正式的。至因何才祕密結婚呢。因他與我同是一樣的孤兒。

由舅父撫養大的。這舅父的名字也不能說。總之是一大有名的華族。即說了。你也必驚爲不祥。那舅父見外甥要娶平民家女兒。即說道。如不待我許可。私自結婚民家。你自不長進。我也不能管你。祇永不准你再到我家來。他非是忍捨着有大恩的舅父。祇因不肯背棄盟約的原故。遂瞞着舅父與我祕密結婚。君江與淺野大尉結婚後。即隨着丈夫到吳地。翌年生一女。夫婦琴瑟甚篤。淺野因是海軍軍人。不能久居家中。前月往南清邊巡航去。途中害起病來。入了臺灣衛戍病院。打了個電報與君江。要君江去臺灣看病。君江接着了電報。心想此去須看護丈夫。帶着女兒。太覺累墜。必暫寄養別處方好。所以特來尋這乳母。君江將始末說了。乳母方才明白寄頓女兒的原故。君江接着問道。你有個女孩子。現在那裏。可叫來與我看看。乳母笑道。那東西啣氣得狠。現在隔壁家要子去了。他也取了小姐那君江的名字。我就去抱他來。請小姐的安。乳母

去不多時。卽抱着個小女孩子過來。比君江的女兒大四五月的光景。真是粉妝玉琢。目秀眉清。小口含櫻。細牙編貝。君江一見着驚道。好個女孩子。外貌既如此。心中不知有如何的伶俐。乳母也覺得意道。託小姐的福。雖不十分醜陋。然那裏比得上女公子。君江笑道。我兒不是臉上有點黑子。相貌倒還不惡。他的名字。也叫君子。不知怎的三人都喜着這個君字。說着。望着乳母的女兒。指着自己的女兒道。你來與他好生耍子。他是你的妹妹。說畢將兒子放下來。小孩子見着小孩子。也不知道客氣。早各人搶着玩具去耍去了。君江道。我這孩子的衣服。與玩具。並五十圓鈔票。都放在柳提包內。這孩子倘有病痛。不須吝惜。卽請醫生診視。這孩子照了三張像。他父親一張。我一張。尙賸一張。想給你。來時匆促忘却了。明日由郵政局送來。說着。由手提包內取出一個包裹。打開。悽然道。乳母。這是我的頭髮與君子父親的頭髮。也寄你處。這個眞珠指環。

是他結婚時給我的。裏面刻有（初戀）的銘。是我一件極要緊的物件。因我女兒在此。也放在這裏。這再有幾封信。是結婚後他在西洋寫給我的。放在身邊無用。且恐遺失。亦寄你處。望你均爲我好生寶存。說着。禁不住悲哭起來。忙取帕子拭了淚道。我本是就能回的。但不知何以。就像不能再見這些東西與我女兒似的。我去之後。你要使他不忘我的事才好。乳母忙道。小姐怎麼又說出這樣話來。又不是到什麼外國去。橫豎就要回的。萬不可如此亂想。一路平安的去。君江點頭歎了口氣。取錶看了道。坐終列車回去。祇有三十分鐘了。我再與我的兒盤桓一刻。說着。立起身來。走到庭下。兩個小孩子正在葡萄架下耍子。君江抱了他的兒子。偎着臉兒說道。兒呀。我就要與你別了。我的心是已碎了。兒呀。你將來就不看見你的娘。你也決不要忘記你的娘。你須記清你娘的面貌。你娘的面貌。要深深的浸在你的心裏。你每晚睡夢中到你娘的枕邊來。

你娘也每晚由夢中來看你。你娘卽不能再會你。冥冥中也要保護你的。你要孝順乳母。與君江長久如姊妹一樣。曉得麼。你娘去了。說着。淚出如斷珠。點點滴在君子的臉上。君子在他娘手上。因方才與小君江耍倦了。已悠悠的睡去。君江卽抱至乳母房內。安睡好了。又取出錶看道。已是沒有時候了。乳母呀。我就託了你說畢。立起身來欲行。仍是不捨。復走至君子床邊。輕輕的親了個嘴。禁不住淚如潮湧。乳母亦掉轉臉兒拭淚。君江復開了手提包。取出一本聖書。（教會之書）放在君子的腹上。卽告別乳母。坐着車由原道匆匆的去了。翌日。郵政局寄來君子的小像片一張。君江手書一紙。乳母卽將信與照片。夾聖書中。置佛龕抽斗內。十幾年後方才出現。

第二章

君江自飾磨里訪乳母寄頓兒子的第二日。卽乘着臺灣丸由門司出發。不幸

途中遇着暴風。全舟覆沒。坐客無一人得救者。卽花枝一般的君江。亦隨着無數衆人。併葬魚腹。當此之時。不知君江若何慘痛。贖得一縷靈魂。還要兩頭牽掛。

君江居吳地的時候。有與君江稍有來往的一家。也在君江出發時搬了。君江平日使用的一個老婆子。叫梅婆的。他有一個嫁了的妹住在朝鮮。此次君江去臺灣。因將梅婆辭了。這梅婆也於君江動身的翌日。由門司渡釜山往朝鮮去了。君江去臺灣。寄兒子於飾磨里的事。除梅婆外。並無一人知道。倘此婆子不去。則這覆舟的凶耗傳來。婆子必然警覺。臺灣丸被難的事。一日一日的傳至飾磨里來了。君江的乳母濱娘其丈夫已於三年前死去。他帶着女兒。也不缺衣食的度日。自君江去後。忽聞臺灣丸被難。十分驚懼。然猶望君江萬一得救。忍住心腸。以待消息。於是一月兩月的等候。早過了五個多月。而寄養的君

子並不見有人來取。又無從通信與君江的丈夫。且那淺野大尉又是個假名。無論如何亦無從訪問。濱娘養着兩個女兒。悠悠忽忽的過去。已是三年。仍是杳無信息。濱娘心中揣度道。君江的丈夫。必是個不誠實的男子。欺君江年少。引誘他甚麼祕密結婚。則君江以不虞之災難結局爲幸。不然。則君江的丈夫。或已在臺灣病死。此二者必居其一。濱娘雖如此想。然待君子仍如待自己女兒一般。君子亦呼濱娘爲母。濱娘以君江君子名字相混。不便呼喚。已死君江之母親。君子的外祖母名房江。濱娘就將二字爲君子改名。心想此亦是已死君江的意思。他在地下知之。當亦無不滿足。濱娘養着他姊妹。安適度日。他二人本是同年。然房江體質素弱。望之約比君江小了一歲的光景。房江以爲是濱娘親生。絕不疑別有生母。君江亦祇道房江是親妹。甚相友愛。看看二人已有了七歲。這年濱娘因房東要屋。就帶着他姊妹轉居泉州岸和田地方。送入

岸和田小學校讀書。濱娘心中猶時時望有人來接。心想萬一君江或君江的丈夫不死。找了來時。我雖與他撫養大了。而全不使他及時受點教育。將來不明婦道。亦屬不好。故對於房江。凡力之所及。無不盡心培植。心望他姊妹二人。將來均成個最文明最高尙的女子。得招個好女婿。亦可怡養暮年。但房江心地異常渾厚。善惡不甚分明。倘其父已死。或未死而無由知道女兒在此。前來接取。則房江亦不啻是我親生女兒。若此時將他來歷說給他聽。使他反覺得不好。還是藏之心中。靜待時機之來爲是。二年三年一瞬卽過。君江姊妹二人已由小學校畢了業。可怪他二人性情。由小孩子時。卽判然區別。房江祇知一心讀書。君江一心祇想榮顯。謂旣榮顯。則學問不難成就。房江則謂榮顯必由學問中求來。二人年齒漸漸增加。容貌亦各異。房江之貌。沈靜不多言笑。無論何人一見。必道是個可愛女子。不因不由的起敬慕心。君江之貌。如映日芙蕖。

一團好勝之氣。顧盼生姿。見者莫不驚歎道。好個美女子。房江見其姊常竊竊自喜。人多豔羨其美。自己也不知道要人羨慕。也不想衣飾華美。也不想手頭揮霍。看戲游園種種少年好勝的心思。一點沒有。濱娘更加愛惜。祇是他時常皺着眉。苦着臉。像有什麼心事似的。一日早起。對着濱娘說道。媽呀。我是甚麼時候曾見過一個極美貌。極悲慘。又極親切的奶奶。我睡夢中。常常看見他。一定在那兒見過的。濱娘着了一驚道。看見過也未可知。祇是做夢。都由五臟疲倦而起。夢中所見。多是些不可捉摸的事。房江道。我六七歲時。就常夢見他。不止這一回。他儘望着我慘慘的笑。於今已漸漸容貌模糊。認不真了。濱娘問道。從前沒有聽你說過。房江道。媽說時常說夢話的人。是蠢人。我就沒說。祇是這個人的像片。我定在那裏看過。濱娘聽了。就想將真實話對他說明。忽轉念此時說也無益。即刻用幾句扯淡的話敷衍下去。隙駟不留。房江已到了十六歲。

由岸和田高等女學校畢了業。學校的監督及教師見房江最能潛心向學。都十分愛重他。恰好附屬的小學校缺了教員。就聘了他去。房江遂日執教鞭。從事教授。他性情好音樂。有暇輒復研究。教了半年的光景。一般小兒女均受感化。將他如姊如母的戀慕。房江一邊自習。一邊教人。在這附屬小學校已是二年。房江同事的一個女教師。有個姐是和歌山縣知事的夫人。這女教師時常在他姐跟前稱道房江。他姐異常信仰。決心要聘房江當家庭教師。即託女教師敦請。并說對於房江將來的事。儘視力所及的酬報。女教師詣濱娘說知。濱娘聽說將來可爲房江出力。又是官官人家。或可由此得乘龍快婿。遂慫恿房江就聘。那縣知事夫人亦狠有學問。性極嚴正。與其妹同入教會籍。房江就聘後。賓主十分相得。由夫人紹介隸籍教會。夫人一子。一女。女十三歲。名綾子。子名健兒。方八歲。房江遂一心一意的教這一對小兒女。一日。房江帶着綾子在

廣廳中散步。指東說西的逗着他說話。房江忽發問道。綾兒。你時常到教會堂聽講。你記得我們女子有兩個甚麼目的。綾子接口道。第一要做真實的信徒。第二要立志做個淑女。這是綾子平日聽得最熟的。所以一問即答。房江又問道。怎麼才叫做淑女。綾子道。不要做使人不快活的事。不要說使人不快活的話。這也是他平日聽得最熟的。房江點頭道。說他人錯處。自己強作解事樣子。使親我的人快活好麼。綾子道好。房江搖頭道。博識與有禮節二者不同。博識雖是要緊。然真正淑女。固不全在博識。祇事物之來。細心理會就是。你以後與人說話時。不存將人比較。覺自己比人強的心。即不求做淑女。已是淑女了。你懂得麼。綾子道。懂得了。房江又接着道。做人不可覺得自己地位比人高。遂和人格格難合。更不可覺自己比人強。見之容貌。出之言語。要曉得有學問。是求學人的分內事。不足稀奇的。你好生記取。綾子眼望着房江。好似領會得的樣。

子。房江微笑着說道。綾兒。我說個笑話你聽。有一個隊官。幹了件有功的事。大隊長心中很歡喜。約了許多年將校。到西洋酒席館請那隊官吃酒。那隊官本是個窮家出身。曾沒吃過西洋菜。心想陪着上級官長同吃喝。倘有差錯。怎了。心中不覺慌急起來。席上照例第一碗是湯。但是這湯放在桌子中間。小使卽端着一碗冰。一瓶酒來。放在隊官之前。隊官心中又想道。這冰怎的吃法才好。想了一想。忙挾了一塊丟入湯內。綾子卽笑了起來。房江接着道。那些少年將校。也是像你樣的。忍不住掉轉着臉都笑了出來。小使接連又端了碗冰一瓶酒放在大隊長前。綾兒。你仔細聽。那大隊長也照樣的挾了一點丟入湯內。許多少年將校。都不敢笑了。也祇得一個個多挾了丟下去。這隊官才心平氣和的終了席。你看那大隊長可不是個真有學問的人嗎。綾子聽了。低頭想了一會。說道。先生。倘做了禮法以外的事。還得爲淑女麼。房江搖頭道。於禮法外